

「意」伊塔洛·斯韦沃 著
黄文捷 译

泽诺的 意识

后浪出版公司

La Coscienza di Zeno



Italo Svevo

四川人民出版社

泽诺的 意识

「意」伊塔洛·斯韦沃 著
黄文捷 译

后浪出版公司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泽诺的意识/(意)伊塔洛·斯韦沃著;黄文捷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220-11343-7

I. ①泽… II. ①伊…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1378号

ZENUO DE YISHI

泽诺的意识

[意]伊塔洛·斯韦沃 著

黄文捷 译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朱岳 梅天明

李真真 李京京

宁天虹

墨白空间·黄海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 a i 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43mm×210mm

16.5

340千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

978-7-220-11343-7

68.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目 录

一 序	1
二 前言	3
三 吸烟	7
四 父亲之死	35
五 我结婚的经过	71
六 妻子与情妇	183
七 创办贸易公司的经过	317
八 心理分析	463
描绘时代的精神失常症的诗章 吕同六	505
作者生平和创作年表	515

一 序

这本小说里，不时用不怎么恭维的话谈到一位大夫，而我就是这位大夫。谁要是精通心理分析，就会知道：这位病人究竟为什么对我如此反感。

我不想谈什么心理分析，因为这里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我曾叫我的病人写他的自传，对此我得道歉。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一旦见了这么多的新鲜事，都会嗤之以鼻的。不过，我的病人是个老头，并且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追述，他的过去会恢复青春，自传会成为心理分析的良好前奏。就眼下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想法使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而要是病人更听话些，不逃避治疗，从而不把我对他所写的这些回忆录所进行长时间耐心分析而得的成果也付诸东流，上述结果本来会更大些的。

我现在把这些回忆录公布出来，为的就是报复，我希望能就此扫他的兴。但是他也该知道：只要他能恢复治疗，我时时准备好跟他一起分享我从发表这些回忆录中所取得的名利双收的好处。他看来对自己竟是那么好奇！要是他知道，人家对他在小说里说的那么一大堆真真假假的事情所做的评论，竟会引起那么大惊奇，该多好！……

S 医生

二 前言

回顾一下我的童年吗？它已经离开我有五十多年了，要是那道还能反射出我的童年的光线，没有被种种障碍挡住的话，我的这双远视眼也许真能看到它哩，可这种种障碍真像高山峻岭一样啊：这就是我经历的那么多的岁月，外加几个钟头。

大夫叮嘱我不要固执地非要看得那么远不可。对他们来说，即使最近发生的事，也是宝贵的，尤其是头一天夜里产生的幻想和做的梦。但是，毕竟得分一点先后次序吧。为了能一离开大夫就 *ab ovo*^① 开始（这几天，大夫要离开的里雅斯特，而且时间不短），同时也无非是为了让他能更容易地完成任务，我买了一本心理分析论著，而且还读了。这本论著不难理解，但是很枯燥无味。

吃罢中饭，我舒舒服服地躺在俱乐部式的小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我的前额平平整整，因为我把任何费力去想的事都从脑海里驱除掉了。我觉得，我的思维像是与我不相干似的。我是在看着它。它时而升起，时而下降……不过，它只是在这样活动。为了提醒它：它是思维，它有表达自己的任务，我于是提起笔来。于是，前额也便皱起来了，因为每个词都由好几个字母组成，现在是当务之急的东西，它在冉冉升起，把过去掩

① 拉丁文，意谓“从头”。（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盖住。

昨天，我曾设法使自己尽情地放松。这种做法最后竟使我沉沉入睡了，从中我没有取得任何其他结果，只是痛痛快快地恢复了精力，同时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睡梦中，我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被遗忘了，并且永远消失了。

今天，由于我手中有笔，我一直醒着。我看到，实际上是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离奇的画面，这些画面跟我的过去不可能有任何关系：那是一个火车头，它正扑哧扑哧喘着粗气，爬上陡坡，后面拉着无数节车厢。谁知道它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又为何偏偏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

现在，我从半睡半醒中想起来：我写的这个东西证明，用这种方法，就能记起最早的童年，亦即襁褓时期的童年。果然，我马上就看到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可为什么我就该是那个婴儿呢？他一点也不像我，我倒认为，他是我嫂子前几个星期生的那个孩子，那孩子曾被抱来让我们看，就像是有什么奇迹，因为他的手那么小，眼睛却又那么大。可怜的孩子！这哪里是回忆我的童年呢！我现在甚至没法告诉你，这是你的童年，回忆你的童年是重要的，因为这对你的聪明才智和身体健康有好处。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要是你善于把你的一生全部记在脑海里（也包括其中那么多会让你恶心的事），那会是件好事呢？而这时，你就会无意识地探测你那小小的机体，寻求欢乐；一旦有了可喜的发现，这些发现却又会使你感到痛苦，甚至患病，即使那些人并不愿意让你患病，他们也仍然非逼着你患病不可。怎么办？你连照顾你的摇篮也办不到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这小孩子！——于是就盘算着什么神秘的对策。每过一分钟，你都会想出一条妙计。患病

的可能性，对你来说，实在太多了，因为你的每一分钟都不可能是干干净净的。于是乎——你这小孩子！——你就跟我所认识的一些人同属一个血缘了。这时，每过一分钟，这一分钟就可能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些分钟都并不是准备让你活上几个世纪的。

这样一来，我就远远地离开了入睡之前所见的种种画面。让我明天再试试看吧。

三 吸烟

上面这些话，我是对大夫说的，这位大夫叫我要从对我的吸烟嗜好做出历史性的分析来开始我的工作：

“您就写吧！写吧！您会看到您是怎样能看透了自己的。”

相反，我却认为，要写吸烟的事，我尽可以在这里，在我的桌子上写，根本无须坐到小沙发上去做梦。我不知道怎样开始才好，我于是求助于香烟，而且要他们给我的香烟一概都跟我手中的香烟一模一样。

今天，我很快就发现一些我过去再也想不起来的事情。我过去吸过的最早的那些香烟，如今在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了。一八七〇年左右，奥地利曾有过这样一些香烟：这些香烟是放在小硬纸盒里销售的，盒上的招牌是一只双头鹰。于是，就在这类烟盒当中的一盒周围，立即聚拢起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各有各的一些面貌特征，光是这点特征，就足以使我想起他们叫什么名字，不过，这点特征却不足以使我因为这种不期而遇而激动不已。我试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我朝小沙发走去：这些人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取代他们位置的是一些小丑，这些小丑在戏弄我呢。我气急败坏地又回到桌边。

其中有一人，声音有点嘶哑，他是朱塞佩，是一个跟我同年的小伙子。另有一人，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一岁，很多年以

前就去世了。看来，朱塞佩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许多钱，这些香烟就是他送给我们的。但是，我敢肯定，他给我兄弟的香烟要比给我的多。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自己想法给自己再弄点香烟来。于是，我就偷起来了。夏天，我父亲常常把他的背心丢在小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上，背心口袋里也总是放些零钱：我常从里面拿出必不可少的十枚索尔多^①去买一盒宝贵的香烟，盒里那十支香烟我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为的是不致把行窃所得的会毁坏我名声的成果保存很久。

这一切都蕴藏在我的意识当中，是手到擒来的。它之所以这时才重又出现，是因为我以前并不知道它可能会有什么重要意义。于是，我就把这个齜齜的习惯的起源记录下来，而（谁又知道呢？）也许，我现在已经治好了这个习惯了。因此，为了证明起见，我点上最后一支香烟，说不定，我会马上厌恶地把它扔掉。

接着，我想起：一天，我父亲当场抓住了我，我手里正拿着他那件背心呢。我厚着脸皮对他说，我是出于好奇，想数一数这件背心的纽扣，而现在，我是不会这么厚颜无耻的，如今一想起来，我还觉得恶心（谁又知道，这种恶心的感觉在我的治疗当中就不十分重要呢）。我父亲对我想这样来学习数学或学习缝纫，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并没有发觉我的手指曾伸进他的背心口袋里。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现在可以这样说：对我这天真无邪的想法一笑置之（其实，当时我本不再是天真无邪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永远不去偷窃。这就是说……我还是偷，但同时我又不知道自己是在偷。我父亲经常把抽了一半的维琴尼亚雪茄在家里

① 一枚索尔多合二十分之一里拉。

乱丢，把这些雪茄斜放在桌子上和衣柜上。我当时以为，这是他扔掉雪茄的方式，我甚至认为自己晓得：我们的那个老女佣卡蒂娜会把这些雪茄扔掉。我于是就把这些雪茄捡起来，偷偷地吸。光是拿起这些雪茄来，我就浑身发抖，因为我知道这些雪茄会使我感到不舒服。接着，我就吸了起来，一直吸到我的前额盖满了冷汗，我的胃也七上八下痉挛起来。千万不要说，在我的童年，我是缺乏毅力的。

我非常清楚，我父亲是怎样把我的这个习惯也治好了。夏季的一天，我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远足后回到家里，疲惫不堪，大汗淋漓。我母亲帮我把衣服脱掉，用一件浴衣把我裹起来，她把我安放在一个长沙发上睡下，她自己则坐在长沙发上忙着干什么缝纫活儿。我差不多睡着了，但是，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阳光，老半天也没法进入梦乡。在当时那个年纪，经过极度疲劳之后，往往在休息时会产生甜美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那么明显，简直像它本身就是一个影子，是那么清晰可见，就仿佛我此时此刻是待在那个可亲可爱的身体旁边，但是那个身体如今已不再存在了。

我记得那个又大又凉快的房间，当时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在那里玩耍的，如今，在极其需要多一些地方的时候，这个房间已经分成两个部分。在上述那个场景中，我兄弟没有露面，这令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认为，他也应当参加那次远足的，因而随后也应当跟我一起休息。他是否睡在大沙发的另一头呢？我现在看了看那块地方，但是，我觉得，那里似乎是空的。我看到的只是我自己，只是休息的甜美，只是我母亲，后来，我父亲也出现了，因为我听到他讲话的回声。他进来了，没有马上就看到我，还因为他当时曾高声叫道：

“玛丽亚！”

妈妈做了一个手势，指了指我，同时还轻轻地用嘴唇发出了一点声音，她以为我已经沉沉入睡，其实，我是非常清醒地在睡梦中游荡。看到爸爸对我也如此小心翼翼，我心中很欢喜，所以，我没有动弹。

我父亲自言自语地低声抱怨道：

“我想我是疯了。我几乎可以肯定在半个钟头前，把半根雪茄放在衣柜上的，可现在却找不到了。我的记性比平常还糟。什么事情都记不住。”

我母亲也低声做了回答，但是，她透露出嘲笑的口气，只是因为怕惊醒我，才忍住了：

“不过，吃完中饭，谁也没有去过那个房间啊。”

我父亲喃喃地说：

“正因为我也知道这个，所以，我觉得，我是发疯了！”

他转过身去，走出房间。

我半睁开双眼，看了看我母亲。她又开始干她的活儿了，但仍然继续微笑着。她当然并不认为，我父亲是快要变疯了才这样笑话他的恐惧。那微笑当时给我的印象异常深刻，以致有一天，我看到我妻子的唇边也浮起了那种微笑，我就立即想起这件事来。

再说，也并不是因为缺钱，我才难以满足我的嗜好，而是由于禁止我吸烟，我的嗜好才变本加厉了。

我记得，我曾躲在一切可能躲藏的地方，拼命地吸烟。我记得，由于过度吸烟，身体感到很不舒服。有一次，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我跟另外两个男孩一起，多待了半个钟头。对这两个男孩，我如今在脑海里，只记得他们的儿时衣着，即两条短裤，只有这

两条短裤站在那里，因为裤子里的身体，已经被时光消磨掉了。我们当时有许多香烟，我们想要看一看，谁能在短时间内点起香烟来吸得最多。结果是我赢了，我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掩盖这种奇怪的锻炼给我带来的不适。然后，我们走了出来，来到阳光下、空气中。我曾不得不闭上眼睛，以免晕倒。我恢复了体力，对所获的胜利自吹自擂了一遍。两个小家伙中的一个于是对我说：

“我才不在乎输了呢，因为我不过吸了我要吸的那些。”

我记得这句乖巧的话，当然那张小脸也定是乖巧的，但我已经记不得了，那张小脸此刻想必正对着我。

但是，当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爱香烟，爱它的味道，爱那尼古丁使我处于那种状态呢，还是恨这些东西。等到我懂得要恨这一切的时候，情况却变得更糟了。大概在二十岁时，我才懂得这一点。当时，我一连几个星期喉咙剧痛，同时还发烧。大夫要我卧床，绝对不可再吸烟。我记得这个词：绝对！它刺伤了我，并且把发烧说得活灵活现：它就像是一大片空白，什么东西也没有，使我无法抗拒那立即在空白周围产生的巨大压力。

大夫走后，我父亲嘴里还叼着大根雪茄，留下来，又陪了我一会儿（我母亲这时已去世多年）。他走时，先温柔地用手摸了摸我滚烫的前额，然后对我说道：

“别吸了，喂！”

我骤然感到非常不安。我想：“既然吸烟对我有害，我就永不再吸了，不过，在这之前，我想最后再吸上一次。”我点了一支，马上就感到自己不再忐忑不安了，尽管热度也许增加上去，尽管每吸一口烟，我就似乎觉得扁桃腺处有烧灼般的疼痛，仿佛被什么烧红了的木头棍儿捅了一下似的。我仔仔细细地把整支烟吸完，

就像是仔仔细细地发出什么宏愿。在整个患病期间，我虽然一直难受得要命，却还是又吸了不少烟。我父亲经常叼着他的雪茄来来去去，一边对我说道：

“好哇！再戒上几天烟，你就痊愈了！”

光是这句话，就足以使我盼望他快些走开，快些走开吧，这样，我好跑去拿我的香烟啊。我甚至经常假装睡熟，为的就是让他先自离开。

这个病给我带来了第二个烦恼，那就是想努力摆脱第一个烦恼。我所过的每个大白天，最后都以大堆香烟告终，另加抱着不再吸烟的誓愿。为了把事情很快都说清楚，到现在，情况也不时仍是老样子。最后的一支支香烟有一大堆，都是二十年来积攒起来的，然而，这堆香烟毕竟有了变动。誓愿不如过去那么猛烈了，我的弱点从我衰老的心灵中也得到更大的宽容。人一老，总会对生活，对生活的每个内容一笑置之。我甚至可以说，我如今大量吸烟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不过，这些烟都不是最后的一支。

我从一本字典的扉页上看到我记录的如下一句话，字写得很漂亮，还带有一些花饰：

今日，一八八六年二月二日，我由学法律转为攻化学。

最后一支烟！！

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一支香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伴随这支最后的香烟的所有那些希望。我曾非常讨厌那陈词滥调的法律，我认为它太远离生活，于是我跑去攻读科学，因为科学就是生活本身，尽管这个生活已经减缩为一只长颈瓶了。这最后一支烟正

意味着我要从事活动（也包括体力活动）和平静的、简朴的、扎实的思维的心愿。

为了逃避我本不相信的一系列碳化物，我又重新学起法律来了。真叫遗憾！这是个错误，而且也是那最后一支烟所记录下来的错误，我如今从一本书上正发现了记录下来的这最后一支烟的日期。这个日期也是蛮重要的，我无可奈何地又想起我、你、他所犯错误的复杂原因，其中也包括所发下的那些最良好的誓愿，最后终于把那种碳化物系列也都取消了。过去由于我在干体力活上缺乏能力，我曾表现出对化学是不大能胜任的。在我继续像个土耳其人似的大吸香烟的时候，我怎么会倒有这种能力了呢？

如今我在这里对自己进行分析，我蓦地产生了一点怀疑，即怀疑我也许是太喜欢吸香烟了，所以才把我的无能归罪于香烟吧？谁知道我一旦不再吸烟，是否就会成为我所期望的那种理想而刚强的人呢？也许，正是上述怀疑把我跟我的嗜好拴在一起，因为一个人自以为是一个有潜在的伟大品质的伟人，这样活着才会显得轻松。我现在提出这个假设，是为了解释我年轻时的弱点，但是，我这样做也并非对此坚信不疑。如今我已经老了，谁也不强求我做什么，然而，我却还是从香烟到誓愿，从誓愿到香烟，来回转个不停。今天，这些誓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难道想要像哥尔多尼^①所描绘的一位年迈的卫生专家那样，在病病恹恹地活了一辈子之后，能健健康康地死去吗？

有一次，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想改变住处，我不得不自己掏钱，让人把我原来房间的墙壁糊上一层壁纸，因为我在上面写

① 哥尔多尼 (Carlo Goldoni, 1707—1793)，意大利著名喜剧作家。